

世界少年文学名著



全译插图本

魔 帽

MOMAO

南海出版公司



世界少



90226382

全译插图本

魔 帽

[芬兰] 杨 森 著

陈爱阳 译



53824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帽／(芬兰)杨森著；陈爱阳译. - 3 版.

- 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0.1

(世界儿童文学名著／朱自强主编)

ISBN 7-5442-1319-6

I . 魔… II . ①杨… ②陈… III . 童话-芬兰-现代

IV . I531 . 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500 号

魔帽

主 编 朱自强

责任编辑 温玉杰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 5352906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谊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3 版 2000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印 数 10001 ~ 18000

书 号 ISBN 7-5442-1319-6/I·247

定 价 12.00 元

目 录

魔 帽

引 子	3
第一章 木敏·特洛尔、斯纳夫金和斯尼夫他们发现了魔帽。出现了五朵小云彩。黑姆雷恩找到了新的乐趣。	5
第二章 木敏·特洛尔变成一个奇怪的样子，把他的敌人——蚁狮变了形。然后，木敏·特洛尔和斯纳夫金悄悄地开始了夜间的探险。	20
第三章 鼬鼠体验了一次可怕的经历。木敏家不知怎地发现了一个蜿蜒曲折的小岛，在这岛上黑姆雷恩先生险些丧命。遇上了大雷阵雨。	37
第四章 异形怪物在深夜袭来。斯诺克小姐受到侵扰，头发都掉光了。在孤岛上最惊人的发现。	56
第五章 飞行魔鬼正在寻找的红魔王。钓到一条大马美鲁克鱼。为什么木敏家变成了热带丛林呢？	71
第六章 特夫斯兰和比夫斯兰拿来了一个奇怪的旅行兜。毛兰追赶来。斯诺克做出最后裁决。	91
第七章 斯纳夫金外出旅行，奇怪的旅行包被打开了。木敏妈妈丢失的手提包被找到了，大家开了个庆祝晚会。最后，飞行魔鬼来到了木敏谷。	1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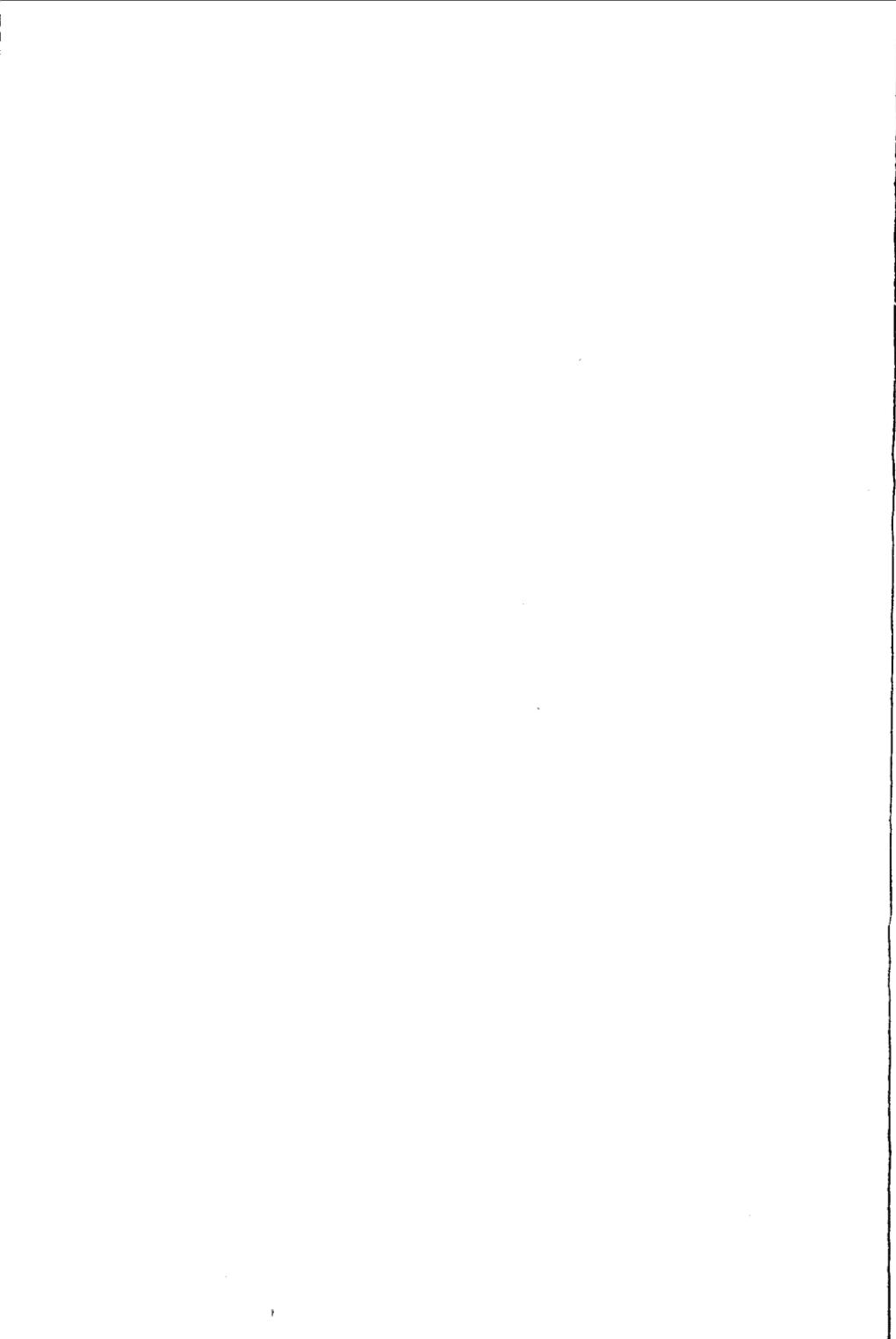
木敏爸爸的回忆

序	131
序 章	134
第一章 从现在起,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。其中有 我的孩童时代,有我一生中最初的冒险,有我离开 家的那个可怕的夜晚,还有我和福雷德利克逊历 史性的相遇。现在想起来,真是有点儿难以相信。	136
第二章 在这一章里,我要向大家介绍罗德约尔和约克塞 尔,龙·埃德瓦德,而且还将给你们讲一讲海上管 弦乐号以及它奇异的下水典礼。	155
第三章 在这一章里,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我最初的英雄行 为,还有与尼夫林格充满恐怖、令人毛骨悚然的相 遇,以及我的一点点思考。	170
第四章 在这一章里,我要继续给大家描述我们的海上旅 行。这一次我们遇到了大风暴,旅行也因此而到 达了最高潮。还有,我要给你们讲一讲大风暴又 是怎么令人恐怖地退去的。	190
第五章 在前几章里,我的聪明和智慧已经得到了证明,那 么这次我要给大家讲一讲米牧勒一家的故事;还 有在吃惊大会上,我意外地被赐予名誉奖的故事。	202
第六章 在这一章里,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我是怎么建造新 房子的,又是怎么顺利闯过危机的,以及如何引诱 恐怖岛妖怪出来的。	218
第七章 下面,我要向读者们介绍一下改造后的“海上管弦	

乐号”辉煌的揭幕仪式，以及向深海试验性探试的 经过。	236
第八章 在第八章里，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罗德约尔的结 婚仪式，还涉及了一点儿我与木敏妈妈充满戏剧 性的相遇，最后我还要写上一段意义深长的回忆 录结束语！	248
尾 声	262

魔 帽

[芬兰] 杨 森 著
陈爱阳 译



引 子

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，木敏他们住的山谷里下起了冬天的头一场雪。

雪静静地地下着，不一会儿，所有的东西都被盖上了一层白雪。

木敏·特洛尔站在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披着洁白的毯子的山谷，心想：从今晚起，我们终于要酣睡上一个长长的冬天了。

木敏·特洛尔他们一般从十一月开始进入冬眠。对于不喜欢冬季的严寒和那漆黑、漫长的夜晚的人来说，这不是个很好的办法吗？

木敏·特洛尔轻轻地关上门，走到妈妈那儿说道：“下雪了呀，妈妈。”

“知道了，”妈妈回答，“我已经用很暖和的毯子准备好了你的被窝，你就和斯尼夫一起睡在房顶的阁楼里吧。”

“可是，斯尼夫的呼噜打得太响，我不喜欢。能不能和斯纳夫金在一起睡？”木敏说。

“随你高兴吧，乖乖，”妈妈答道，“那样的话，就让斯尼夫睡东边的房间吧。”

这以后，木敏一家请来了许多朋友，为迎接漫长的冬天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。

妈妈为大家在阳台上摆好了桌子，可桌上的菜却只有松叶。要想美美地睡上一觉，在肚子里装满沉甸甸的松叶比什么都重要。

松叶虽不那么好吃，但晚餐还是很愉快地结束了。接着，大家用比平常稍微郑重一些的口吻互相道晚安。

“孩子们，一定要认真刷牙呀。”妈妈向大家叮嘱道。

然后，妈妈环视了一下屋里，关好门窗，还在天棚的吊灯上罩上了灯罩，以免积下灰尘。

于是，大家各就各位地钻进了自己的被窝，蜷起身子，把被一直拉到耳朵上边，在心里想着一些高兴事儿。

可是，木敏·特洛尔却叹着气说：“真讨厌，我们这不是白白地荒废时间吗？”

“别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很美的梦，因为我们醒来时，已经是春天了。”斯纳夫金回答道。

“嗯……”木敏·特洛尔像是睡着了，嘴里嘟囔着什么，悠然进入了梦乡。

外面不断地下着大雪，软软地厚厚地堆积着。雪已经盖住了大门口的石阶。房顶上、屋檐上也沉甸甸地堆着雪。

也许不久，木敏他们的家就会变得像个大雪娃娃吧。

钟表也不再滴滴嗒嗒地走了。冬天来了。

第一章

木敏·特洛尔、斯纳夫金和斯尼夫他们发现了魔帽。出现了五朵小云彩。黑姆雷恩找到了新的乐趣。

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四点整，第一只布谷鸟停落在木敏家青青的屋顶上，“布谷、布谷……”地叫了八次。那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。不管怎么说，春天还是来得早了点儿。

然后布谷鸟就一直向东飞去了。

木敏·特洛尔一醒来就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天花板，怎么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哪儿。酣睡了百日百夜的小木敏头脑里仍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梦，他真想再一次滑入梦乡。

可是当木敏·特洛尔在被窝里扭来扭去，蜷缩好身体想再次入睡的时候，什么东西突然使他的眼睛“啪”地一亮，——好朋友斯纳夫金的床上空荡荡的，早已没了人影。

木敏·特洛尔慌忙从床上爬起来。是的，斯纳夫金的小帽也不见了。

“糟了！”

特洛尔连忙起床，踮起脚尖走到窗前打开窗。

“哈哈，斯纳夫金这家伙顺着绳梯跑到外面去了。”

木敏·特洛尔这么嘟囔着，自己也攀上了窗台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小脚儿，一边顺绳梯爬了下去。

湿润的土地上清楚地留着斯纳夫金的脚印。那脚印一会儿拐向这边，一会歪向那边，跟在后面，真是麻烦。有的时候，好像

突然跳起来，脚印胡乱地重叠在一起。

“这家伙看来很开心，一定在这里翻了筋斗——准没错儿。”

木敏·特洛尔这么想着。突然，他屏住气竖起了耳朵。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歌声。那不是斯纳夫金在心情最好的时候唱的歌吗？

一群可爱的小动物

尾巴像弯弓……

木敏·特洛尔忙朝那边跑去。

顺着河流向下走，马上就见到了斯纳夫金。

斯纳夫金头上深深地戴着那顶旧帽子，一直盖到耳朵上。他坐在桥栏杆上，两腿垂在水上悠闲着晃着。

“哈罗！”木敏·特洛尔打着招呼在他身边坐下来。

“哈罗！”斯纳夫金答应着，仍然继续唱歌。

太阳公公已经露出笑脸，从正面照着他们，由于阳光耀眼，两个人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着。这样在流动的水上不断晃动着双腿，心情是那么愉快，那么悠闲。

在这条河上，两个人有过各种有趣的冒险，结交了许多新朋友，还把他们带回家去。

木敏·特洛尔的父母一点也不生气，热情地款待这些新朋友，并在卧室里预备新的被褥，在餐桌上拿出新的树叶请大家吃。

因此，木敏家一直住得满满的。在那里，大家做一些喜欢做的事，至于明天怎么样，一点也不忧虑。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为难事，可大家谁也不把那种事放在心上，这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件好事。

斯纳夫金吹完“春天来了”的歌，把横笛往口袋儿里一塞，说：“斯尼夫已经睡醒了吧？”

“大概没有，那家伙总是要比别人多睡上一星期。”木敏·特洛尔回答道。

“那么，我们去把他叫醒吧。”斯纳夫金边说边轻轻地从桥栏杆上跳下来，“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干点有趣的事实在可惜呀！”

于是，木敏·特洛尔回到斯尼夫的窗前，打了一个秘密暗号——先吹三声普通的口哨，然后衔起手指再又尖又利地吹上一下，这是玩伴们的接头暗号，意思是：“从现在起要开始行动了！”

不一会，斯尼夫的鼾声停止了，可却一点也看不出他已起床了的苗头。

“再来一次！”斯尼夫说道。

于是两个人又吹了个更尖更利的口哨。

不大工夫，窗户猛地打开，一个声音生气似地嚷道：“我还困着呢！”

“别生气，快下来，我们要开始十分有意思的活动了。”斯纳夫金回答。

于是斯尼夫摸了摸由于困倦而耷拉着的耳朵，爬下了绳梯。因为走楼梯总是要绕远，所以不管哪个窗子下面都悬挂着绳梯。

今天的天气确实很棒，到处都是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小动物，带着微醉的神情闲逛着。有的寻找着去年玩过的地方，有的让风吹着衣服，有的用刷子刷着胡须，还有的在忙着准备春天的住所。

也有许多人在忙着盖新房子。大概也会有吵嘴的吧，在睡了这么长时间醒来之后，心情总是不大好。

住在树上的小精灵坐在那里梳理着长发。在树根的北面，

小老鼠正忙着在雪中挖一条通道。

上了年纪的蚯蚓打招呼道：“真正的春天来了，冬天过得还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，谢谢。叔叔也睡得很香吧。”木敏·特洛尔回答说。

“睡得很好。要代我向你父母问安啊！”蚯蚓说。

木敏他们一边这么走着一边和人们相互交谈着。

可是，越往山上走遇到的人就渐渐少起来。到最后，就只能看见一两只老鼠妈妈在一个劲儿地翻弄东西，进行着春季大清扫。

“哎哟，路这么不好走。妈妈说过下这么大的雪对于木敏来说可不大好啊！”

木敏·特洛尔一边小心翼翼地在开了化的雪中挑较干爽的路走着，一边这么说道。接着“哈哧”一声打了个喷嚏。

“我说，木敏·特洛尔，我有个好主意。”斯纳夫金说，“等爬上山顶，我们用石头垒成个记号，证明我们是第一个爬上去的。”

斯尼夫答道：“不错，太有意思了。快走吧。”

于是三个人为最先到达山顶，急匆匆向山上爬去。

到了山顶，三月的风从身边轻轻抚过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青青原野。

西方看得见海。东方一条小河蜿蜒曲折地环绕着“静山”。北面一个大森林像条铺开的绿色地毯，再看南面，从木敏·特洛尔家的烟囱上升起了缕缕炊烟。妈妈也许正准备早饭呢吧。

可是，斯尼夫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他发现在山顶滚落着一顶帽子——是一顶黑色的绸礼帽。

斯尼夫大声叫道：“这里好像已经有人来过了呀！”

木敏·特洛尔捡起帽子不住地打量。不一会儿说道：“这真是顶很美的帽子啊，你戴上一定合适，斯纳夫金。”

可是，斯纳夫金对自己的小绿帽很称心，回答道：“不好，这也太新了点。”

木敏·特洛尔说：“那么爸爸也许会喜欢。”

“反正先拿走吧。可我们也该回家了吧？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们呢？”斯尼夫问。

斯纳夫金马上回答：“我也正想这么说呢。”

于是，木敏他们拿着这顶奇怪的小帽回家了。可万万没想到那是一顶飞行魔鬼的帽子。不久就将对木敏谷施展魔法，而再然后大家遇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怪事……

当木敏·特洛尔、斯纳夫金和斯尼夫来到阳台上吃早饭时，其它的人早已吃过饭出门去了。阳台上只有妈妈在读报。

“不错，不错，你们也睡醒了啊？”妈妈说：“今天的报纸可真没什么新闻，净是些小河坝决口冲走了许多蚂蚁，现已被救脱险啦，凌晨四点山谷里来了第一只布谷鸟，然后向东方飞去之类的报道。”

这个布谷鸟的新闻真是好兆头，特别是布谷鸟向西飞去的话，这兆头就更好了。

“爸爸，快来看哪！我们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”木敏·特洛尔得意洋洋地说道。

“一顶崭新的漂亮的绸礼帽——爸爸戴上一定很合适。”

木敏爸爸把报纸放在一边，很小心地看了看这顶帽子。然后，走到一面大镜子前，戴上帽子端详起来。说实在的，帽子有点太大了，一直扣到眼睛上面，看上去怪怪的。

“妈妈，快来呀，来看爸爸呀！”木敏·特洛尔叫起来了。

木敏妈妈打开厨房门走出来，看见丈夫，大吃一惊。

“看起来怎么样？”木敏爸爸问道。

“太漂亮了。真的，你一戴上这帽子显得很精神。可是，你不觉得稍稍有点大吗？”妈妈说道。

“这么戴能好点吧。”爸爸说，他把帽子稍稍往后脑勺上推了推。

“嗯，这么戴也挺漂亮。可是，我总觉得你不戴帽子显得更稳重点儿。”

木敏爸爸站在镜子前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又转了两圈。然后，“唉”地长叹了一声，把帽子放在了桌上。

“你说得对，有的人不戴帽子反而更精神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当家的。”木敏妈妈温柔地说道：“好了，孩子们，来吃鸡蛋吧。整整一个冬天净吃松针了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”妈妈说着，又回厨房去了。

“可是，那个帽子怎么办呢？挺不错的帽子呢。”斯尼夫说。

“当废纸篓吧。”爸爸说完了这句话，就回到二楼去写自己年轻时候的回忆录了。那是一篇关于他自己充满苦难的年轻岁月的很长、很长的故事。

斯纳夫金把帽子放在桌子和厨房门中间的地板上，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说：

“看，放在这儿当废纸篓怎么样？这下我们家的财产又增加了！”

斯纳夫金像讽刺似地说。对于他来说，大家总想拥有更多的东西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至于他自己，只要穿上从小就一直穿着的旧衬衫，从头到脚就都舒舒服服的了。

这么说起来，他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，谁也不知道。并且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和斯纳夫金形影不离的只有一件东西，就是那个长笛。

“吃完早饭，咱们一起去看看斯诺克在做什么。”木敏·特洛

尔说。

可是,在出到院子里之前,木敏·特洛尔把自己吃剩下的鸡蛋壳扔进了那个新纸篓里。不管怎么说,木敏是很有教养的。

餐厅里已经空了下来。

装着空蛋壳的黑帽子在餐桌和厨房的门中间的角落里静静地立着。

就在那时,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。鸡蛋壳的形状开始变化了。

这帽子有个奇怪的性质就是:如果什么东西在帽子里装上一会儿,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变成那种你甚至连见也没见过的,十分奇怪的东西。幸运的是这帽子对于木敏爸爸不合适。因为“一切小生物的守护神”也全然不知道如果木敏爸爸再多戴一会儿,这顶帽子将会发生怎样的事儿。因为这个,木敏爸爸只是感到稍微有些头痛。——而那头痛也在吃完午饭后渐渐消失了。

那时,蛋壳虽然仍旧是白色,但却不断地膨胀,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,不一会儿,满纸篓全是你。正在定神一想的工夫,五朵小云彩从帽子里蹦出来,轻飘飘地掠过阳台,徐徐地飘下楼梯,紧靠着地面浮动着。

帽子里不知什么时候空了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木敏·特洛尔惊奇地喊道。

“你们家里没有起火吗?”斯诺克的女儿走过来,十分担心地问道。

小云彩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,不改变形状也一动不动,在大家面前轻飘飘地浮着。

斯诺克的女儿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碰了碰离她最近的那一